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繡雲閣

第一二四回 收靈宅道祖發落 投仙師妖魄阻行

四真彩雲催動，急向東行，近而視之，果見紫霞正與靈宅大戰不已。念慮真人曰：「靈宅子心極多猾，靈變莫測。如知道祖命吾四人擒之，必捨紫霞而逃異地。那時追逐，又費一番躊躇。不如化一小物兒，偷近紫霞身側，囑彼詐敗，以引之來。吾四人各持鎖心鍊，分守以候，將四面羅網預先布就，其擒之也，不較諸生吞活剝為更易乎？」念靜曰：「道弟之言甚是。誰化小物，以告紫霞耶？」念安曰：「吾願當此一差。」念慮曰：「道兄既願，速去毋遲。」念安真人於是化為小蜂，潛入紫霞雲內，密告紫霞曰：「道祖命吾四人前來擒捕靈宅子，恐彼知而遠遁，爾我追逐又費心力。吾等於東西南北四面分守，爾與爭戰，不拘引入何方，皆有捕捉之人，庶幾易於就擒，以好復命。」紫霞曰：「全仗四真佈置，吾即引彼入陣焉。」念安言已，偷出雲外。念慮詢曰：「紫霞之言可達知否？」念安曰：「已達知矣。速速分守四方，以候紫霞引入吾陣。」紫霞見四真來助，知必獲勝，乃呼靈宅而言曰：「爾與吾已鬥三日，不肯罷戰，未必將同師習道之義拋棄弗講，不殺至爾亡我死不止耶？」靈宅曰：「正欲如斯，盡爾力量使來，吾不懼爾。」紫霞於是手舉翻天如意以擊之，靈宅不慌不忙，以撐天玉杵架著，一來一往，一上一下，真所謂工力悉敵，無隙可乘。正酣戰間，紫霞倏將祥光高舉，向靈宅頭上擊一如意。靈宅笑曰：「爾紫霞動輒講爾仙法高妙，為何卻陣欲逃？」紫霞曰：「爾何知吾欲逃乎？」靈宅曰：「爾將祥光高舉，意欲跳出圈外，逃之地方。吾讓爾逃，不來逐爾，恐爾隨帶弟子四面埋伏，殺吾措手不及焉。」紫霞暗思：「靈宅多疑而猾，今果然矣！」亦笑而言曰：「吾之門人業已分戰群妖，如有埋伏，何不一擁而進，就此擒爾？爾以伏兵他處為疑，是又爾怯吾之意也。」靈宅曰：「吾若怯爾，應先逃之，豈爾欲逃而謂吾怯爾者？」所言至此，紫霞出其不意，劈首一如意打下。靈宅不及招架，祥光直墜數十丈。緩將祥光升起，剛與紫霞相品，突以寶杵還來。紫霞不及提防，祥光亦墜，乘勢詐敗，向南而逃。

靈宅子忘了伏兵之疑，飛起祥雲，隨後追趕。趕到南隅角上，念定真人讓過紫霞，以鎖心鍊拋去，早將靈宅束定。東西北面三真知靈宅已擒，同來其間，帶歸復命。

紫霞忙忙促促，先至八境宮內，稟見道祖。道祖聞稟升殿，坐於八卦臺，問及何事。紫霞入，參拜已畢，跪而稟曰：「靈宅子累次阻礙闡道，以害虛無子之化身，弟子甚恐三緘為彼所誅，大道不得闡明，因而與之累相爭戰，此非弟子不以道弟為念，實皆靈宅之自齷祈師怒弟子仙規不守，好為爭戰之罪。」道祖曰：「闡道一事，靈宅子豈不知師旨奉上皇王母耶？膽敢違抗，罪有攸屬，與爾無干。爾其速歸洞中，時時臨凡，指點三緘師徒，以望速成，好復上旨。」紫霞得此一言，拜舞而退。

道祖環顧左右，謂諸門人曰：「靈宅子可捕至乎？」門人稟曰：「已曾捕得，現在宮外，候道祖傳旨。」道祖曰：「速傳吾命，將靈宅帶入。」門人領命趨出，傳宣四真，四真即帶靈宅入宮，跪於八卦臺前，俯首皈依，不敢仰視。道祖曰：「爾與紫霞均係吾徒，吾傳大道，原無厚薄，今何不罰紫霞而傳罰爾躬，爾知罪否？」靈宅曰：「弟子之與紫霞相鬥者，心有不服耳。」道祖曰：「爾所不服者何？」靈宅曰：「紫霞自領闡道之任，滯滯不前，姑息三緘，任其迷於名利。弟子前日曾集群仙，議將虛無子收回，另選有道門人臨凡闡之，原為大道計也。誰知紫霞因此挾忿，累與弟子爭鬥不已。」道祖曰：「爾與紫霞爭戰，彼先與爭乎，爾先與爭耶？」靈宅曰：「吾先與紫霞爭者，係吾與紫霞爭者，係吾與紫霞爭者，而紫霞護衛之也。」道祖曰：「紫霞護衛三緘何事？」靈宅曰：「彼弟子不認師叔，仙道何存？」道祖曰：「爾倍紫霞護衛弟子不認師叔，仙道固有所虧。」

爾調群妖以破萬星臺，是悖吾之命，逆天而行矣，罪又何屬？

且爾累次與妖作梗，師非不曉，其不咎爾者，以三緘磨折未滿耳。今爾煉就斬仙寶劍，欲行一網捕盡之計，其罪難追，至此以無再寬再有。飛天神將，速將靈宅子與吾打入猿兒筐內，永不許躍出以亂大道。」神將領命，押出宮外，打入筐內，拋下鎖心鍊兒，緊束乃身，動作不得。束已，復命道祖。道祖歎曰：「修道容易得道難，謹防靈宅亂三關；倏然下了鎖心鍊，大道成時上九天。」歎罷回宮，群仙散去。

惟碧虛、靈虛等來至紫霞洞府，而謂之曰：「靈宅於今已收伏，阻道無人，三緘師徒無慮無憂，定能成此大道矣。」紫霞曰：「皆仗群真護道之力。」言剛至此，忽聽陰風怒號，向洞門直過。紫霞默會片刻，乃向諸真言曰：「可惱四妖被誅，陰靈不散，還從吾洞隱隱帶哭而去，以阻老猿師投三緘之行。

不知老猿可能敵此陰魔否？」凌虛曰：「這猿道法奚若？」紫霞曰：「與四妖等。然寡不敵眾，如之奈何？」碧虛曰：「胡不命復禮子以助之耶？」紫霞曰：「這是自然。」無何，諸真辭去。紫霞送別後，即命復禮子、正心子同去長虹外幫助老猿。

老猿自得道士指點，教畢猿孫猿子，將四妖頭首提在手內，以為投師贖見，妖風駕著，直向萬星臺而來。只想催動風車，急到萬星臺參師學道，豈知四妖魂魄已在長虹嶺下，阻住去路。

老猿甫到其地，覺得妖首重若泰山，力不能勝，墜下風車，立於切道。前後左右儼有三四人影，或隱或現焉。老猿詢曰：「何方野鬼，膽敢在茲以阻吾行？」四妖不答。老猿曰：「爾不答吾，吾將行矣。」剛欲屈身去拾妖首，復有人影拉著毛衣。詢之，依然不答。老猿怒甚，舉棍亂打，又不著勁，定目詳視，一物無有。心竊思曰：「吾目昏花乎，何所見若斯也？」於是席地而坐，以觀動靜。坐至良久，毫無他異。及至移步，仍復如前。

老猿無奈彼何，大聲吼曰：「爾等究何冤魂，須詳說之，吾方明白此言。」只聽隱隱中有哭泣聲曰：「吾等領靈宅子命，與三緘諸徒力戰。戰既敗矣，逃出圈兒，意欲仍於長虹山暫避鋒銳。爾何暗藏是地，以斬仙寶劍害吾四人？此仇不共戴天，萬難解釋。爾還欲投三緘門下，攜吾首級去作贖見。吾等陰魂不服，故在半途候爾。而今爾也來此，如欲前行，必將魂魄還吾，方准爾去。」老猿曰：「爾以為吾無故殺爾耶？爾亦知殺人者人亦殺之之理乎？以吾暗傷爾等，據爾半面言詞，似屬不仁。不知老猿公之仇，爾更結之於先也。」四妖曰：「爾仇何來？」老猿曰：「爾不記捕殺黑猿，以煉斬仙劍哉？大戰場爭鬥，爾槍我戟，傷其性命，是力不勝人，自受其死，尚且結下冤愆。吾之猿兒在乎洞內，未曾有觸爾等，胡因一劍之微，爾忍傷其軀？吾傷爾身，爾知痛恨；爾傷吾子孫，吾獨不知痛恨乎？」四妖曰：「是謀出自吾師，與吾四人何涉？」老猿曰：「謀出爾師，捕殺係爾。吾恨爾師靈宅未與爾等同入長虹，如同入時，吾必並誅，以泄其忿。」四妖曰：「爾之猿兒止一命也，誅吾一命以償之，吾所不怨，何以一命而誅吾四命耶？」老猿曰：「猿兒雖止一命，係爾四妖共擒，即殺爾四命償之，亦其宜也。冤仇報復，茲已言明，爾速斂跡潛形，毋阻吾路矣。」